



《醒世恒言》第八卷

乔太守乱点鸳鸯谱

自古姻缘天定，不由人力谋求。
有缘千里也相投，对面无缘不偶。
仙境桃花出水，宫中红叶传沟。
三生簿上注风流，何用冰人开口。

这首西江月词，大抵说人的婚姻，乃前生注定，非人力可以勉强。今日听在下说一桩意外姻缘的故事，唤做“乔太守乱点鸳鸯谱”。这故事出在那个朝代？何处地方？

那故事出在大宋景佑年间，杭州府有一人姓刘，名秉义，是个医家出身。妈妈谈氏，生得一对儿女。儿子唤做刘璞，年当弱冠，一表非俗，已聘下孙寡妇的女儿珠姨为妻。那刘璞自幼攻书，学业已就。到十六岁上，刘秉义欲令他弃了书本，习学医业。刘璞立志大就，不肯改业，不在话下。女儿小名慧娘，年方一十五岁，已受了邻近开生药铺裴九老家之聘，那慧娘生得姿容艳丽，意态妖娆，非常标致。怎见得？

但见：蛾眉带秀，凤眼含情，腰如弱柳迎风，面似娇花拂水。体态轻盈，汉家飞燕同称；性格风流，吴国西施并美。蕊宫仙子谪人间，月殿嫦娥临下界。不题慧娘貌美。日说刘公见儿子长大，同妈妈商议，要与他完亲。

方待教媒人到孙家去说，恰好裴九老也教媒人来说，要娶慧娘。刘公对媒人道：“多多上覆裴亲家，小女年纪尚幼，一些妆奁未备。须再过几时，待轩完姻过了，方及小女之事。目下断然不能从命！”媒人得了言语，回覆裴家。那裴九老因是老年得子，爱惜如珍宝一般，恨不能风吹得大，早些儿与他毕了婚事，生男育女。今日见刘公推托，好生不喜。又央媒人到刘家说道：“令爱今年一十五岁，也不算太小了。到我家来时，即如女儿一般看待，决不难为。就是妆奁厚薄，但凭亲家，并不计论。万望亲家曲允则个。”刘公立意先要与儿完亲，然后嫁女。媒人往返了几次，终是不允。裴九老无奈，只得忍耐。当时若是刘公允了，却不省好些事体。只因执意不从，到后生出一段新闻，传说至今。正是：只因一着错，满盘俱是空。却说刘公回脱了裴家，央媒人张六嫂到孙家去说儿子的婚事。原来孙寡妇母家姓胡，嫁的丈夫孙恒，原是旧家子弟。自十六岁做亲，十七岁就生下一个女儿，唤名珠姨。才隔一岁，又生个儿子取名孙润，小字玉郎。两个儿女，方在襁褓中，孙恒就亡过了。

亏孙寡妇有些节气，同着养娘。守这两个儿女、不肯改嫁，因此人都唤他是孙寡妇。

光阴迅速，两个儿女，渐渐长成。珠姨便许了刘家，玉郎从小聘定善丹青徐雅的女儿文哥为妇。那珠姨、玉郎都生得一般美貌，就如良玉碾成，白粉团就一般。加添资性聪明，男善读书，女工针指。还有一件，不但才貌双美，且又孝悌兼全。闲话休题。且说张六嫂到孙家传达刘公之意，要择吉日娶小娘子过门。孙寡妇母子相依，满意欲要再停几时，因想男婚女嫁，乃是大事，只得应承。对张六嫂道：“上覆亲翁亲母，我家是孤儿寡妇，没甚大妆奁嫁送，不过随常粗布衣裳，凡事不要见责。”张六嫂覆了刘公。

刘公备了八盒羹果礼物并吉期送到孙家。孙寡妇受了吉期，忙忙的制办出嫁东西。看看日子已近，母子不忍相离，终日啼啼哭哭。谁想刘璞因冒风之后，出汗虚了，变为寒症，人事不省，十分危笃。吃的药就如泼在石上，一毫没用。求神问卜俱说无救。吓得刘公夫妻魂魄都丧，守在床边，吞声对泣。刘公与妈妈商量道：“孩儿病势恁样沉重，料必做亲不得。不如且回了孙家，等待病痊，再择日罢。”刘妈妈道：“老官儿，你许多年纪了，这样事难道还不晓得？大凡病人势凶，得喜事一冲就好了。未曾说起的还要去相求。如今现成事体，怎么反要回他！”刘公道：“我看孩儿病体，凶多吉少。若娶来家冲得好时，此是万千之喜，不

必讲了，倘或不好，可不害了人家子女，有个晚嫁的名头？”刘妈妈道：“老官，你但顾了别人，却不顾自己。你我费了许多心机，定得一房媳妇。谁知孩儿命薄，临做亲却又患病起来。

今若回了孙家，孩儿无事，不消说起。万一有些山高水低，有甚把臂，那原聘还一半，也算是他们忠厚了。却不是人财两失！”刘公道：“依你便怎样？”刘妈妈道：“依着我，分付了张六嫂，不要题起孩儿有病，竟娶来家，就如养媳妇一般。若孩儿病好，另择吉结亲。倘然不起，媳妇转嫁时，我家原聘并各项使费，少不得班足了，放他出门，却不是个万全之策！”刘公耳朵原是棉花做的，就依着老婆，忙去叮嘱张六嫂不要泄漏。

自古道，若要不知，除非莫为。刘公便瞒着孙家，那知他紧隔壁的邻家姓李，名荣，曾在人家管过解库，人都叫做李都管。为人极是刁钻，专一要打听人家的细事，喜谈乐道。因做主管时，得了些不义之财，手中有钱，所居与刘家基址相连，意欲强买刘公房子，刘公不肯，为此两下面和意不和，巴不能刘家有些事故，幸灾乐祸。晓得刘璞有病危急，满心欢喜，连忙去报知孙家。孙寡妇听见女婿病凶，恐防误了女儿，即使养娘去叫张六嫂来问。张六嫂欲待不说，恐怕刘璞有变，孙寡妇后来埋怨，欲要说了，又怕刘家见怪。事在两难，欲言又止。

孙寡妇见他半吞半吐，越发盘问得急了。张六嫂隐瞒不过，乃说：“偶然伤风，原不是十分大病。将息做到亲时，料必也好了。”孙寡妇道：“闻得他病势十分沉重，你怎说得这般轻易？这事不是当耍的。我受了千辛万苦。守得这两个儿女成人，如珍宝一般！你若含糊赚了我女儿时，少不得和你性命相博，那时不要见怪。”又道：“你去对刘家说，若果然病重，何不待好了，另择日子。总是儿女年纪尚小，何必恁般忙迫。问明白了，快来回报一声。”张六嫂领了言语，方欲出门，孙寡妇又叫转道：“我晓得你决无实话回我的，我令养娘同你去走遭，便知端的！”张六嫂见说教养娘同去，心中着忙道：“不消得，好歹不误大娘之事。”孙寡妇那里肯听，教了养娘些言语，跟张六嫂同去。

张六嫂推脱不得，只得同到刘家。恰好刘公走出门来，张六嫂欺养娘不认得，便道：“小娘子少待，等我问句话来。”急走上前，拉刘公到一边，将孙寡妇适来言语细说。又道：“他因放心不下，特教养娘同来讨个实信，却怎的回答？”刘公听见养娘来看，手足无措，埋怨道：“你怎不阻挡住了？却与他同来！”张六嫂道：“再三拦阻，如何肯听，教我也无可奈何。如今且留他进去坐了，你们再去从长计较回他，不要连累我后日受气。”说还未毕。养娘已走过来。张六嫂就道：“此位便是刘老爹。”养娘深深道个万福。

刘公还了礼道：“小娘子请里面坐。”一齐进了大门，到客堂内。刘公道：“六嫂，你陪小娘子坐着，待我教老荆出来。”张六嫂道：“老爹自便。”刘公急急走到里面，一五一十，学于妈妈。又说：“如今养娘在外，怎地回他？倘要进来探看孩儿，却又如何掩饰？不如改了日子罢！”妈妈道：“你真是个死货！他受了我家的聘，便是我家的人了。怕他怎的！不要着忙，自有道理。”便教女儿慧娘：“你去将新房中收拾整齐，留孙家妇女吃点心。”慧娘答应自去。

刘妈妈即走向外边：与养娘相见毕，问道：“小娘子下顾，不知亲母有甚话说？”养娘道：“俺大娘闻得大官人有恙，放心不下，特教男女来问候。二来上覆老爹大娘；若大官人病体初痊，恐未可做亲，不如再停几时，等大官人身子健旺，另拣日罢。”刘妈妈道：“多承亲母过念，大官人虽是有些身子不快，也是偶然伤风，原非大病。若要另择日子，这断不能勾的。我们小人家的买卖，千难万难，方才支持得停当。如错过了，却不又费一番手脚。况且有病的人，正要得喜事来冲，他病也易好。常见人家要省事时，还借这病来见喜，何况我家吉期定已多日，亲戚都下了帖儿请吃喜筵，如今忽地换了日子，他们不道你家不肯，必认做我们讨媳妇不起。传说开去，却不被人笑耻，坏了我家名头。烦小娘子回去上覆亲母，不必担忧，我家干系大哩！”养娘道：“大娘话虽说得是。请问大官人睡在何处？待男女候

问一声，好家去回报大娘，也教他放心！”刘妈妈道：“适来服了发汗的药，正熟睡在那里，我与小娘子代言罢。事体总在刚才所言了，更无别说。”张六嫂道：“我原说偶然伤风，不是大病。

你们大娘，不肯相信，又要你来。如今方见老身不是说谎的了。”养娘道：“既如此，告辞罢，”便要起身。刘妈妈道：“那有此理！说话忙了，茶也还没有吃，如何便去？”即邀到里边。又道：“我房里腌腌臢臢，到在新房里坐罢。”引入房中，养娘举目看时，摆设得十分齐整。刘妈妈又道：“你看我家诸事齐备，如何肯又改日子？就是做了亲，大官人到还要留在我房中歇宿，等身子全愈了，然后同房哩！养娘见他整备得停当，信以为实。当下刘妈妈教丫鬟将出点心茶来摆上，又教慧娘也来相陪。养娘心中想道：“我家珠姨是极标致的了，不想这女娘也恁般出色！”吃了茶，作别出门。临行，刘妈妈又再三嘱咐张六嫂：“是必来覆我一声！”

养娘同着张六嫂回到家中，将上项事说与主母。孙寡妇听了，心中到没了主意，想道：“欲待允了，恐怕女婿真个病重，变出些不好来，害了女儿。将欲不允，又恐女婿果是小病已愈，误了吉期。”疑惑不定，乃对张六嫂道：“六嫂，待我酌量定了，明早来取回信罢。”张六嫂道：“正是，大娘从容计较计较，老身明早来也。”说罢自去。且说孙寡妇与儿子玉郎商议：“这事怎生计结？”玉郎道：“想起来还是病重，故不要养娘相见。如今必要回他另择日子，他家也没奈何，只得罢休。但是空费他这番东西，见得我家没有情义。倘后来病好相见之间，觉道没趣。若依了他们时，又恐果然有变，那时进退两难，懊悔却便迟了。依着孩儿，有个两全之策在此，不知母亲可听？”孙寡妇道：“你且说是甚两全之策？”玉郎道：“明早教张六嫂去说，日子便依着他家。妆奁一毫不带。见喜过了，到第三朝就要接回，等待病好，连妆奁送去。是恁样，纵有变故，也不受他们笼络，这却不是两全其美。”孙寡妇道：“你真是个孩子家见识！他们一时假意应承娶去，过了三朝，不肯放回，却怎么办？”玉郎道：“如此怎好？”孙寡妇又想了一想道：“除非明日教张六嫂依此去说，临期教姐姐闪过一边，把你假扮了送去。皮箱内原带一副道袍鞋袜，预防到三朝，容你回来，不消说起。倘若不容，且住在那里，看个下落。

倘有二长两短，你取出道袍穿了，竟自走回，那个扯得你住！”玉郎道，“别事便可，这件却使不得！后来被人晓得，教孩儿怎生做人？”孙寡妇见儿子推却，心中大怒道：“纵别人晓得，不过是耍笑之事，有甚大害！”玉郎平昔孝顺，见母亲发怒，连忙道：“待孩儿去便了。只不会梳头，却怎么好？”孙寡妇道：“我教养娘伏侍你去便了！”计较已定，次早张六嫂来讨回音，孙寡妇与他说如此如此，恁般恁般。“若依得，便娶过去。依不得，便另择日罢！”张六嫂覆了刘家，一一如命。你道他为何就肯了？只因刘璞病势愈重，恐防不妥，单要哄媳妇到了家里，便是买卖了。故此将错就错，更不争长竞短。那知孙寡妇已先参透机关，将个假货送

来，刘妈妈反做了：周郎妙计高天下，赔了夫人又折兵。

话休烦絮。到了吉期，孙寡妇把玉郎妆扮起来，果然与女儿无二，连自己也认不出真假。又教习些女人礼数。诸色好了，只有两件难以遮掩，恐怕露出事来。那两件？第一件是

足与女子不同。那女子的尖尖翘翘，凤头一对，露在湘裙之下，莲步轻移，如花枝招展一

般。玉郎是个男子汉，一只脚比女子的有三四只大。虽然把扫地长裙遮了，教他缓行细步，

终是有些蹊跷。这也还在下边，无人来揭起裙儿观看，还隐藏得过。第二件是耳上的环儿。

此乃女子平常时所戴，爱轻巧的，也少不得戴对丁香儿，那极贫小户人家，没有金的银

的，

就是铜锡的，也要买对儿戴着。今日玉郎扮做新人，满头珠翠，若耳上没有环儿，可成模样

么？他左耳还有个环眼，乃是幼时恐防难养穿过的。那右耳却没眼儿，怎生戴得？孙寡妇左

思右想，想出一个计策来。你道是甚计策？他教养娘讨个小小膏药，贴在右耳。若问时，只

说环眼生着箔疮，戴不得环子，露出左耳上眼儿掩饰。打点停当，将珠姨藏过一间房里，专

候迎亲人来。

到了黄昏时候，只听得鼓乐喧天，迎亲轿子已到门首。张六嫂先入来，看见新人打扮得如天神一般，好不欢喜。眼前不见玉郎，问道：“小官人怎地不见？”孙寡妇道：“今日忽

然身子有些不健，睡在那里，起来不得！”那婆子不知就里，不来再问。孙寡妇将酒饭犒赏

了来人，宾相念起诗赋，请新人上轿。玉郎兜上方巾，向母亲作别。孙寡妇一路假哭，送出

门来。上了轿子，教养娘跟着，随身只有一只皮箱，更无一毫妆奁。孙寡妇又叮嘱张六嫂

道：“与你说过，三朝就要送回的，不要失信！”张六嫂连声答应道：“这个自然！”不题孙寡妇。

且说迎亲的，一路笙箫聒耳，灯烛辉煌，到了刘家门首。宾相进来说道：“新人将已出轿，没新郎迎接，难道教他独自拜堂不成？”刘公道：“这却怎好？不要拜罢！”刘妈妈道：“我有道理，教女儿赔拜便了。”即令慧娘出来相迎。宾相念了阌门诗赋，请新人出了

轿子，养娘和张六嫂两边扶着。慧娘相迎，进了中堂，先拜了天地，次及公姑亲戚。双双却

是两个女人同拜，随从人没一个不掩口而笑。都相见过，然后始嫂对拜。刘妈妈道：“如

今到房中去与孩子冲喜。”乐人吹打，引新人进房，来至卧床边，刘妈妈揭起帐子，叫道：

“我的儿，今日娶你媳妇来家冲喜，你须挣扎精神则个。”连叫三四次，并不则声。刘公将

灯照时，只见头儿歪在半边，昏迷去了。原来刘璞病得身子虚弱，被鼓乐一震，故此昏迷。

当下老夫妻手忙脚乱，掐住人中，即教取过热汤，灌了几口，出了一身冷汗，方才苏醒。刘

妈妈教刘公看着儿子，自己引新人到新房中去。揭起方巾，打一看时，美丽如画。亲戚无不

喝采。只有刘妈妈心中反觉苦楚。他想：“媳妇怨般美貌，与儿正是一对儿。若得双双奉侍

老夫妻的暮年，也不枉一生辛苦。谁想他没福，临做亲却染此大病，十分中到有九分不妙。

倘有一差两误，媳妇少不得归于别姓，岂不目前空喜！”不题刘妈妈心中之事。

且说玉郎也举目看时，许多亲戚中，只有姑娘生得风流标致。想道：“好个女子，我孙润可惜已定了妻子。若早知此女恁般出色，一定要求他为妇。”这里玉郎方在赞赏，谁知慧

娘心中也想道：“一向张六嫂说他标致，我还未信，不想话不虚传。只可惜哥哥没福受用，

今夜教他孤眠独宿。若我丈夫像得他这样美貌，便称我的生平了，只怕不能够哩！”不题二

人彼此欣羡。刘妈妈请众亲戚赴过花烛筵席，各自分头歇息。宾相乐人，俱已打发去了。张

六嫂没有睡处，也自归家。玉郎在房，养娘与他卸了首饰，秉烛而坐，不敢便寝。刘妈妈与

刘公商议道：“媳妇初到，如何教他独宿？可教女儿去陪伴。刘公道：“只怕不稳便，由他

自睡罢。”刘妈妈不听，对慧娘道：“你今夜相伴嫂嫂在新房中去睡，省得他怕冷静。”慧

娘正爱着嫂嫂，见说教他相伴，恰中其意。刘妈妈引慧娘到新房中道：“娘子，只因你官人

有些小差，不能同房，特令小女来陪你同睡。”玉郎恐露出马脚，回道：“奴家自来最怕生

人，到不消罢。”刘妈妈道：“呀！你们姑嫂年纪相仿，即如姊妹一般，正好相处，怕怎的！你著嫌不稳时，各自盖着条被儿，便不妨了。”对慧娘道：“你去收拾了被窝过来。”慧娘答应而去。

玉郎此时，又惊又喜。喜的是心中正爱着姑娘标致，不想天与其便，刘妈妈令来陪卧，这事便有几分了。惊的是恐他不允，一时叫喊起来，反坏了自己之事。又想道：“此番挫

过，后会难逢。看这姑娘年纪已在当时，情窦料也开了。须用计缓缓撩拨热了，不怕不上我

钩！”心下正想，慧娘教丫鬟拿了被儿同进房来，放在床上，刘妈妈起身，同丫鬟自去。慧

娘将房门闭上，走到玉郎身边，笑容可掬，乃道：“嫂嫂，适来见你一些东西不吃，莫不饿

了？”玉郎道：“到还未饿。”慧娘又道：“嫂嫂，今后要甚东西，可对奴家说知，自去拿

来，不要害羞不说。”玉郎见他意儿殷勤，心下暗喜，答道：“多谢姑娘美情。”慧娘见灯

火结着一个大大花儿，笑道：“嫂嫂，好个灯花儿，正对着嫂嫂，可知喜也！”玉郎也笑道：“姑娘休得取笑，还是姑娘的喜信。”慧娘道：“嫂嫂话儿到会耍人。”两个闲话一回。

慧娘道：“嫂嫂，夜深了，请睡罢。”玉郎道：“姑娘先请。”慧娘道：“嫂嫂是客，奴家是主，怎敢僭先！”玉郎道：“这个房中还是姑娘是客。”慧娘笑道：“恁样占先了。”便解衣先睡。养娘见两下取笑，觉道玉郎不怀好意，低低说道：“官人，你须要斟酌，此事不是当耍的！倘大娘知了，连我也不好。”玉郎道：“不消嘱咐，我自晓得！你自

去睡。”养娘便去旁边打个铺儿睡下。玉郎起身携着灯儿，走到床边，揭起帐子照看，

只见

慧娘卷着被儿，睡在里床，见玉郎将灯来照。笑嘻嘻的道：“嫂嫂，睡罢了，照怎的？”

玉

郎也笑道：“我看姑娘睡在那一头，方好来睡。”把灯放在床前一只小桌儿上，解衣入帐，对慧娘道：“姑娘，我与你一头睡了，好讲话耍子。”慧娘道：“如此最好！”玉郎钻下被里，卸了上身衣服，下体小衣却穿着，问道：“姑娘，今年青春了？”慧娘道：“一十五岁。”又问：“姑娘许的是那一家？”慧娘怕羞，不肯回言。玉郎把头捱到他枕上，附耳道：“我与你一般是女儿家，何必害羞。”慧娘方才答道：“是开生药铺的裴家。”又问道：“可见说佳期还在何日？”慧娘低低道：“近日曾教媒人再三来说，爹道奴家年纪尚小，回他们再缓几时哩。”玉郎笑道：“回了他家，你心下可不气恼么？”慧娘伸手把玉

郎

的头推下枕来，道：“你不是个好人！哄了我的话，便来耍人。我若气恼时，你今夜心里还

里还

不知怎地恼着哩！”玉郎依旧又捱到枕上道：“你且说我有甚恼？”慧娘道：“今夜做亲没

没

有个对儿，怎地不恼？”玉郎道：“如今有姑娘在此，便是个对儿了，又有甚恼！”慧娘笑

笑

道：“恁样说，你是我的娘子了。”玉郎道：“我年纪长似你，丈夫还是我。”慧娘道：

“我今夜替哥哥拜堂，就是哥哥一般，还该是我。”玉郎道：“大家不要争，只做个女夫

妻

罢！”两个说风话耍子，愈加亲热。玉郎料想没事，乃道：“既做了夫妻，如何不合被儿睡？”口中便说，两手即掀开他的被儿，提过身来，伸手便去摸他身上，腻滑如酥，下

体却

也穿着小衣。慧娘此时已被玉郎调动春心，忘其所以，任玉郎摩弄，全然不拒。玉郎摸

至胸

前，一对小乳，丰隆突起，温软如绵；乳头却象鸡头肉一般，甚是可爱。慧娘也把手来

将玉

郎浑身一摸道：“嫂嫂好个软滑身子。”摸他乳时，刚刚只有两个小小乳头。心中想道：

“嫂嫂长似我，怎么乳儿到小？”玉郎摩弄了一回，便双手搂抱过来，嘴对嘴将舌尖度

向慧

娘口中。慧娘只认作姑嫂戏耍，也将双手抱住，含了一回；也把舌头吐到玉郎口里，被

玉郎

含住，着实啞吮。啞得慧娘遍体酥麻。便道：“嫂嫂如今不象女夫妻，竟是真夫妻一般了。”玉郎见他情动，便道：“有心顽了。何不把小衣一发去了，亲亲热热睡一回也好。”

慧娘道：“羞人答答，脱了不好。”玉郎道：“纵是取笑有甚么羞。”便解开他的小衣褪

下，伸手去摸他不便处。慧娘双手即来遮掩道：“嫂嫂休得罗唆。”玉郎捧过面来，亲个

嘴

道：“何妨得，你也摸我的便了。”慧娘真个也去解了他的裤来摸时，只见一条玉茎铁硬

的

挺着。吃了一惊，缩手不迭。乃道：“你是何人？却假妆着嫂嫂来此？”玉郎道：“我便

是

你的丈夫了，又问怎的？”一头即便腾身上去，将手启他双股。慧娘双手推开半边道：

“你

若不说真话，我便叫喊起来，教你了不得。”玉郎道了急，连忙道：“娘子不消性急，待

我

说便了。我是你嫂嫂的兄弟玉郎。闻得你哥哥病势沉重，未知怎地。我母亲不舍得姐姐出门，又恐误了你家吉期。故把我假妆嫁来，等你哥哥病好，然后送姐姐过门。不想天付良

良

缘，到与娘子成了夫妇，此情只许你我晓得，不可泄漏！”说罢，又翻上身来。慧娘初

时只

道是真女人，尚然心爱，如今却是个男子，岂不欢喜？况且已被玉郎先引得神魂飘荡，

又惊

又喜，半推半就道：“原来你们恁样欺心！”玉郎那有心情回答，双手紧紧抱住，即便恣

意

风流：

一个是青年男子，初尝滋味；一个是黄花女儿，乍得甜头。一个说今宵花烛，到成就了你我姻缘；一个说此夜衾[衾周]，便试发了夫妻恩爱。一个说，前生有分，不须月老冰

人，

一个道，异日休忘，说尽山盟海誓。各燥自家脾胃，管甚么姐姐哥哥；且图眼下欢娱，

全不

想有夫有妇。双双蝴蝶花间舞，两两鸳鸯水上游。

云雨已毕，紧紧偎抱而睡。且说养娘恐怕玉郎弄出事来，卧在旁边铺上，眼也不合。听着他们初时说话笑耍。次后只听得床棱摇曳，气喘吁吁，已知二人成了那事，暗暗叫苦。

到

次早起来，慧娘自向母亲房中梳洗。养娘替玉郎梳妆，低低说道：“官人，你昨夜恁般

说

了，却又口不应心，做下那事！倘被他们晓得，却怎处？”玉郎道：“又不是我去寻他，

他

自送上门来，教我怎生推却！”养娘道：“你须拿住主意便好。”玉郎道：“你想恁样花一般的美人，同床而卧，便是铁石人也打熬不住，叫我如何忍耐得过！你若不泄漏时，更

有何

人晓得？”妆扮已毕，来刘妈妈房里相见，刘妈妈道：“儿，环子也忘戴了？”养娘道：

“不是忘了，因右耳上环眼生了疮疮，戴不得，还贴着膏药哩。”刘妈妈道：“元来如此。”玉郎依旧来至房中坐下，亲戚女眷都来相见，张六嫂也到。慧娘梳裹罢，也到房

中，

彼此相视而笑。是日刘公请内外亲戚吃庆喜筵席，大吹大擂，直饮到晚，各自辞别回家。

慧

娘依旧来伴玉郎，这一夜颠鸾倒凤，海誓山盟，比昨倍加恩爱。看看过了三朝，二人行

坐不

离。到是养娘捏着两把汗，催玉郎道：“如今已过三朝，可对刘大娘说，回去罢！”玉郎

与

慧娘正火一般热，那想回去，假意道：“我怎好启齿说要回去，须是母亲叫张六嫂来说

便

好。”养娘道：“也说得是。”即便回家。

却说孙寡妇虽将儿子假妆嫁去，心中却怀着鬼胎。急切不见张六嫂来回覆，眼巴巴望到第四日，养娘回家，连忙来问。养娘将女婿病因，姑娘陪拜，夜间同睡相好之事，细细

说

知。孙寡妇跌足叫苦道：“这事必然做出来也！你快去寻张六嫂来。”养娘去不多时，同张

六嫂来家。孙寡妇道：“六嫂前日讲定的三朝便送回来，今已过了，劳你去说，快些送我女

儿回来！”张六嫂得了言语，同养娘来至刘家。恰好刘妈妈在玉郎房中闲话，张六嫂将孙家

要接新人的话说知。玉郎慧娘不忍割舍，到暗暗道：“但愿不允便好。”谁想刘妈妈真个说

道：“六嫂，你媒也做老了，难道怎样事还不晓得？从来可有三朝媳妇便归去的理么？前日

他不肯嫁来，这也没奈何。今既到我家，便是我家的人了，还象得他意！我千难万难，娶得

个媳妇，到三朝便要回去，说也不当人子。既如此不舍得，何不当初莫许人家。他也有儿

子，少不得也要娶媳妇，看三朝可肯放回家去？闻得亲母是个知礼之人，亏他怎样说了出

来？”一番言语，说得张六嫂哑口无言，不敢回覆孙家。那养娘恐怕有人闯进房里，冲破二

人之事，到紧紧守着房门，也不敢回家。

且说刘璞自从结亲这夜，惊出那身冷汗来，渐渐痊可。晓得妻子已娶来家，人物十分标致，心中欢喜，这病愈觉好得快了。过了数日，挣扎起来，半眠半坐，日渐健旺。即能梳

裹，要到房中来看浑家。刘妈妈恐他初愈，不面行动，叫丫鬟扶着，自己也随在后，慢慢腾腾

的走到新房门口。养娘正坐在门槛之上，丫鬟道：“让大官人进去。”养娘立起身来，高声

叫道：“大官人进来了！”玉郎正搂着慧娘调笑，听得有人进来，连忙走开。刘璞掀开门帘

跨进房来。慧娘道：“哥哥，且喜梳洗了。只怕还不宜劳动。”刘璞道：“不打紧！我也暂

时走走，就去睡的。”便向玉郎作揖。玉郎背转身，道了个万福。刘妈妈道：“我的儿，你

且慢作揖么！”又见玉郎背立，便道：“娘子，这便是你官人。如今病好了，特来见你，怎

么到背转身子？”走向前，扯近儿子身边，道：“我的儿，与你恰好正是个对儿。”刘璞见

妻子美貌非常，甚是快乐。真个是人逢喜事精神爽，那病平去了几分。刘妈妈道：“儿去睡

了罢，不要难为身子。”原叫丫鬟扶着，慧娘也同进去。玉郎见刘璞虽然是个病容，却也人

材齐整，暗想道：“姐姐得配此人，也不辱没了。”又想道：“如今姐夫病好，倘然要来同

卧，这事便要决撒，快些回去罢。”到晚上对慧娘道：“你哥哥病已好了，我须住身不得。你可撺掇母亲送我回家，换姐姐过来，这事便隐过了。若再住时，事必败露！”慧娘道：

“你要归家，也是易事。我的终身，却怎么处？”玉郎道：“此事我已千思万想，但你已许

人，我已聘妇，没甚计策挽回，如之奈何？”慧娘道：“君若无计娶我，誓以魂魄相随，决

然无颜更事他人！”说罢，呜呜咽咽哭将起来。玉郎与他拭了眼泪道：“你且勿烦恼，容我

再想。”自此两相留恋，把回家之事到搁起一边。一日午饭已过，养娘向后边去了。二人将

房门闭上，商议那事，长算短算，没个计策，心下苦楚，彼此相抱暗泣。

且说刘妈妈自从媳妇到家之后，女儿终日行坐不离。刚到晚，便闭上房门去睡，直至日上二竿，方才起身，刘妈妈好生不乐，初时认做姑嫂相爱，不在其意